



謝靈運

陳郡人祖玄靈運少好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性豪奢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

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山居賦序

靈運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

其

古巢居穴處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

園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黃屋

實不殊於汾陽卽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

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楊子雲云詩人之

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

宋書序

觀遊獵聲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

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遜以

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素

儻值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盡遺迹索意託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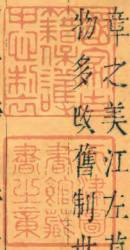
賞

康樂在朝構扇同異執政患苦出之永嘉山水之

好非其情也至於鹵悖屢著流頓不悅死而無悔

豈以代爲晉臣欲爲所爲如所謂子房奮魯連耻

者坎凜失志以至斯耶



宋書論

謝靈運傳論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合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咏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旣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

宋書論

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乎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音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

風餘烈事極江左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
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
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
德託意玄珠迺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
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同聲靈運之
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
色相宜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
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

宋書論

二

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
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
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習情
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
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闇與理合匪由
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
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

哲

豔盛綺麗寂寞玄譚斯固江左固疾歷世不化

音也

南齊書

詔令

奏議

雜著

史論

雲間

顧在觀觀生

吳興吳景先來許

許清胤介夫輯評

顧之華宗之叅訂

句章陳

裕廣生

陳

祐天生

高帝

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漢相國何二十四世孫也宋明帝立為右將軍明帝崩蒼梧王立桂陽

王休範舉兵於尋陽太祖平之威名既重蒼梧王深相猜忌太祖密謀殺之迎立順帝封十郡

為齊公進爵

王宋帝軍位

建學詔

建元四年春正月

詔曰夫膠庠之典彙倫攸侁所以招振才端啓發性

南齊書 詔

緒弘字黎氓納之軌義是故五禮之迹可傳六樂之

容不泯朕自膺曆受圖志闡經訓且有司群僚奏議

咸集蓋以戎車時警立教未宣思樂泮宮永言多慨

今關燧無虞時和歲稔遠邇同風華夷慕義便可式

遵前准修建教學精選儒官廣延國胄

齊高在位日淺詔令未弘史謂博涉經史善屬文

亦竟如斯已

高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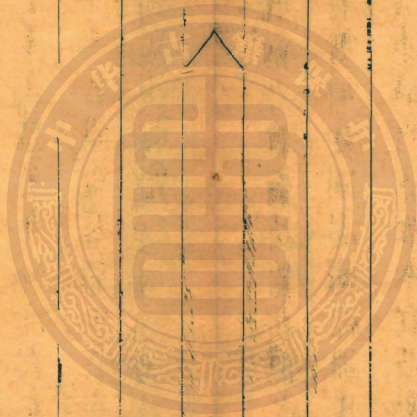
答劉善明

建元 年 月 劉善明建啓宣陽門
表陳直明守宰賞罰立學較制齊禮
廣開賓館
以接荒民

具卿忠讜之懷。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退荒。皆
占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
已敕公卿。宣陽門。今敕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

南齊書

詔



武帝

諱贗字宣遠太祖長子生於建康清溪宅太祖卽位爲皇太子建元四年三月太祖崩卽位

清溪宮詔

永明二年秋七月

詔曰夫樂所自生先哲垂誥禮不忘本積代同風是以漢光遄回於甬陽魏文殷勤於譙國清溪宮體天含暉則地栖寶光定靈源允集符命在昔期運初開經綸方遠繕策之勞我則未暇時流事往永惟嗟咽朕以寡薄嗣奉鴻基思存締構式表王迹考星創制愷日興功子來告畢規摹昭備宜申爨落之禮以暢感尉之懷可克日小會

南齊書

詔

武帝

蠲卹詔

永明七年
春正月

詔曰春頒秋斂萬邦所以惟懷柔遠能邇兆民所以
允殖鄭渾宰邑因姓立名王濬剖符戶口殷盛今產
子不育雖炳常禁比聞所在猶或有之誠復禮以貧
殺抑亦情由俗淡宜節以嚴威敦以惠澤王者尋舊
制詳量附定蠲卹之宜務存優厚

齊武嗣業勤政卹民入於其時迺可小康

南齊書

詔

明帝

諱鸞字景初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少孤太祖撫育恩過諸子封西昌侯太庠廢海陵王以上八

纂太祖

視辭詔

建武元年十二月

詔曰上覽易遺下情難達是以甘棠見美肺石流詠
自月一視黃辭如有含枉不申懷直未舉者佐民之
司並任厥失

南齊書詔

明帝

修理晉帝諸陵詔

建武二年冬十一月

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况乃自經南面。負宸寢居。或功濟當時。德覃一世。而塋壝橫穢。封樹不修。豈直嗟深牧豎。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蕪雖年伐。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悉加修理。并增守衛。

內殘同氣。遠存異寢。本末未測。厚薄安歸。

南齊書

詔

王儉

字仲寶琅邪人祖曇首父繒紉幼有神彩專心篤學表彙言之宋明帝尚陽羨公主太祖為太尉引為長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

求解選表

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以往日煩數復詔儉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不許七十乃上表

表曰臣比年辭選具簡天朝欵言彰於侍接丹誠布於朝野物議不以為非聖心未垂矜納臣聞知慧不如明時求之微躬實允斯義妄庸之人沈浮無取命偶休泰遂踐康衢秋葉辭條不假風颺之力太陽躋景無俟螢爝之暉晦往明來五德遞運聖不獨治八

南齊書

表

元亮采臣逢其時而叨其位常總端右丞管銓衡事涉兩朝歲綿一紀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徂遷逝者將半三考無聞九流寂寞能官之詠輟響於當時大車之刺方興於來日若夫珥貂衣袞之貴四輔六教之華誠知匪服職務差簡端揆雖重猶可勉勵至於品藻之任尤懼其阻夙宵慶竭屢試無庸歲月之久近世罕比非唯悔吝在身故乃惟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群才競爽選衆而授古亦何人冒陳微翰必希天照至敬無文不敢煩曠

褚淵王儉皆宋親暱爲齊元勳然儉之器量間識
實有過人齊氏父子以委仗特深也

南齊書

表

八

二

王融

字元長琅邪人祖僧達中書令僧達咨宋孝武云亡父亡祖司徒司空融少而神明警惠勇涉有文才竟陵王子良特相友好世祖疾篤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關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

天孫卽位十餘日收下獄

求自試啓

融父道琰廬陵內史融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世祖求自試

啓曰臣聞春耕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

夫唯動植且或有心况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

宮闕沐浴思私後迹庸虛參名盛列纓劔紫複趨步

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懃而官昔賢曾議不

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旻誠以

南齊書 啓

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

展悉愚効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

序文武吏法唯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

乃居中自見克國曰莫若老臣竊景所修敢蹈輕節

以冒不媒之鄙式整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

二八管夷吾耻之臣亦耻之願陛下裁覽

江左建國仕惟門第王謝爲冠而主尤絕盛雖鳥

司台輔項背相隨乃夷身滅嗣踵武不絕不此之

畏獨彼之馳欲無顛躓何可得哉

王融

漢武北伐圖疏

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疏

疏曰臣聞情愔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可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士足貴應輦鐸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詳旣緬降及興運維道有徵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膏腴旣稱天乙知五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之文則升中之典攸鬯歎輿地之圖乃席卷之庸是立南齊書疏

伏惟陛下窮神盡聖總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耀拯玄網於頽絕反至道於澆淳可謂區寓儀形齊先覺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鑿飲耕食自幸唐年而識用昏霾經術踈淺將適且軸豈蕪與薇皇鑿燭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滄栢塵蒙霑飾光價拔足草廬廁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曾已畢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鈇駑樂陳涓瑳竊習戰陣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

俯對青蒲請開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
傾款方今九服清怡三靈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
東觀獻舞南辯傳歌羌夔踰山秦屠越海舌象詭委
體之懃輜譯厭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于鳳山創金
城於西守而蠢爾獯狄敢讐大邦假息關河竊命函
谷淪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涼息反坫之儒衣久
伊川之被髮北地殘氓東都遺老莫不茹泣吞悲傾
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
戎旅之卒徇其墮城納其降虜可弗勞弦鋏無待于

南齊書

疏

二

戈真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爰先邁式
道中原澄澣渚之恒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
屈左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
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百神肅警萬
國具僚璿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蘭席聆萬歲
之禎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
審其幽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忖
誠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旣圖載其事
必克就其功臣不勝歡喜

盛爲諛詞覲以亟進躁妄可見令終何保

兩齋書 疏

三

孔稚珪

字德璋會稽人風韻清疎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曰我以

此當兩部鼓吹

勸遣使和虜表

建武初稚珪為南郡太守以虜連歲南侵征

乃上表

不息百姓死傷

表曰匈奴為患自古而然雖二代智勇兩漢權奇筭

畧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

車出使通驛虜庭推而言之優劣可觀今議之者咸

以丈夫之氣耻居物下况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

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

南齊書

表

八

一

也臣以為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鳴狼踞不足喜怒

蜂目蠆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笮

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蝨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

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獸百勝不足稱雄

橫死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蠶積窮誅不盡馬足毛

群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

清事出陵辱宣帝撫納安靜嫺馬不驚光武甲辭厚

禮寒山無靄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

遣宗女以通好長纒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

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志，大
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
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器甲，十亡其九，故衛
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于前
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
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
若。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群胡沸亂，羌狄交橫，荆棘
橫於陵廟，豺狼咆於宮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
崩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畧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

南齊書

表

二

無事，末路不量，復挑疆敵，遂迺連城覆徙，虜馬飲江。
青徐之際，草木爲人耳。建元之初，胡虜犯塞，永明之
始，復結連和，十餘年間，邊侯且息。陛下張天造曆，駕
日登皇聲，雷寓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劔首
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載於斯，昔歲蟻壤
瘦食焚漢，今茲蟲毒浸淫未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五歲之費，寧可貴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
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
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爲百世之福，若不從命，不

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辱命夫以天下爲量者不計細耻以四海爲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慙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畧行何嫌其耻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竟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虜屈然

南齊書

表

三

後發重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頽而愛竒貪而好貨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啓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彼之言戰旣慙勲臣之言和亦慙濶伏厲察兩塗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

齊魏不敵其勢易見爲數外之虜尤欲講媾爲中州之虜理在息民無可疑也宋齊之間未嘗有此

議論亦無有此近古之雅章也

南齊書表



四

孔稚珪

正刑律表

世祖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書注竟陵王子良多使從輕稚珪上表

表曰臣聞象萬物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曆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體裂而復縫六樂積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南齊書

表

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序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垂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

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寃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矣。寃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寃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于邊城。孝婦寃于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慙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爲閒伍。所冀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乎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任。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臯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絃牋之相接也。

褚淵

字彥回河南人父湛之尚宋武帝女淵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二世相繼拜駙馬都尉歸心太祖及廢蒼梧群臣集議袁粲劉秉不受任淵曰非蕭公無以至此

荅太祖書

太祖既平桂陽遷中領軍領南兗州增戶邑太祖固讓與淵及袁粲書淵

荅

荅曰來告穎亮敬挹無已謙貶居心深承非飾此誠

此旨久著言外况復造席舒衿迂翰緒意推情顧已

信足書紳但今之所宜商榷必以輕重相推世惟多

難事屬雕弊四維恒擾邊氓未安國家費廣府藏須

備北狄侵邊憂虞交切寓內含識尚為天下危心相

南齊書

與共荷任寄若此當可稍修廉退不求之懷抱實謂

不可了其不可理無固執且勅寇窮凶勢過原燎爨

逆倉卒終古未聞常時懼惑當慮先定結壘新亭枕

戈待敵斷決之策寔有由然鋒鏑初交元惡送首總

律制竒判於此舉裂邑萬戶登爵槐鼎亦何足以酬

勲勞粗塞物聽今以近侍禁旅進昇中候乘平隨牒

取此非叨濟河昔所履牧鎮軍秩不逾本詳校階序

愧在未優就加冲損特虧朝制奉職數載同舟無幾

劉領軍峻節霜明臨危不顧音迹未晞奄戍今古迷

途失偶慟不及悲。戎謨內寄恒務倍。急乘操辭榮將。
復誰委誠惟軍柄所期。自增茂圭社。誓貫朝廷匹夫。
里語尚欲信厚。君令必行。逡巡何路。凡位居物首。功
在衆先。進退之宜。當與衆共。苟殉獨善。何以處物。受
不自私。彌見至公。表裏詳究。無而後可。相體殊常。深
思然納。

淵與宋氏累世肺腑。親承顧託。助弒於此。君成慕
於彼。國民各有心。不其然乎。當時以淵眼多白。謂
之白虹貫日。言爲宋氏亡徵也。

謝朓

字玄暉陳郡人少有美名文章清麗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辭隨王子隆牋

朓爲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朓充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勸密以啓聞世祖敕朓還都朓牋辭子隆

辭曰朓聞潢汗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鴛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鳴悒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颺似秋蒂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採一介搜揚小善捨未場圃奉筆蕘園東泛三江西浮七澤契濶戎崩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丘府

南齊書

朓

廷思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普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翻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革輕舟反沂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社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

文之葩豔謂如時花一榮卽萎不可久陳六朝爭秀競妍未免掇英綴蒂如此奇曄故是眩人

陸厥

字韓卿吳郡人少有新奇

與沈約書

永明末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周顒善識聲韻約等爲

文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

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

靈運傳後又論

官商厥與約書

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聞真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

南齊書

書

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旣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闢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適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闢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旣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

詆訶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禎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晤妥帖之談。操未續顛之說。興玄黃于律呂。此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意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王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允。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乎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

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有自然之聲。有自然之韻。然渾沌之鑿。剖自永明。
百世之師。實維一軌。陸厥之言。有激云爾。

張融

字思光吳郡人辟太尉掾選中書郎乞為中散大夫融風止詭越坐常危驟行則曳步翹

身仰首意制甚多太祖素奇愛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海賦序

宋孝武出融為封溪令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

賦曰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夫形寅內敷情敷外寅者言之業也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關入浪宿渚經波傳懷樹觀常滿朝夕東西無里南北如天反覆懸鳥表裏菟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壯也故古人以之頌其所見吾聞翰而賦之焉當其濟興絕感豈覺人在我外水生之作君自君矣

南齊書

序

士有奇氣然有奇才張融意制殊特文侔僊鬼固非纖趨肉食所可到也

張融

自序

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自黑談論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問津自序

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剛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良而錯寒暑。綜衰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疎韻。或當未極。亦已

南齊書

序

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瀾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汰。無得鈞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辨。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當振綱也。

耳師心師。文人覺寐。融之奇僻。猶欲網口愛身。適過中散大夫。

顧歡 字景伯吳郡人家貪好學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晚節服食事黃老道解陰陽書尅死日卒

於剡山

二教論 佛道二家立教既異學者互相非毀歡論之雖同二法而意當道教

論曰五帝三王莫不有師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翦髮南齊書論

曠衣群夷之服擊跪磬折候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櫛葬中夏之間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體繼吾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廢宗祀

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爭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垂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猛勇爲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已。優劣之分。大畧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嚙鳥聒。何

足述效

佛道二教互有衰盛係人主好尚而道終亦不勝
道則清淨之說居前佛則福利之期隨後也

南齊書論

三

劉祥

字顯徵東莞人宋世解褐爲征西參軍歷太祖

太尉東閣祭酒驃騎主簿少好文學性韻剛疎
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淵入朝以股

扇障日

祥從側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

連珠

祥於朝士多所貶忽王與爲僕射祥與與
子同載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
汝入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

寄懷有以啓上者徒廣州經酒卒

辭曰蓋聞興教之道無尚必同極俗之方理貴祛弊

故揖讓之禮行乎堯舜之朝干戈之功盛於殷周之

世清風以長物成春素霜以凋嚴戒節蓋聞鼓鼗懷

音待揚桴以振響天地涵靈資昏明以垂位是以俊

乂之臣借湯武而降英達之君假伊周而治蓋聞懸

南齊書

連珠

饑在歲式羨藜藿之飽重炎灼體不念狐白之温故

才以偶時爲劭道以調俗爲尊蓋聞習數之功假物

可尋探索之明循時則缺故班匠日往繩墨之伎不

衰大道常存機神之智永絕蓋聞理定于心不期俗

賞情貫於時無悲世辱故芬芳各性不待泪渚之哀

明白爲寶無假荆南之哭蓋聞百仞之臺不挺陵霜

之木盈尺之泉時降夜光之寶故里有大而垂權物

有微而至道蓋聞忠臣赴節不必在朝列士匡時義

存則幹故包胥垂涕不荷肉食之謀王歎投身不主

廟堂之筭蓋聞智出乎身理無或困聲係於物才有
必窮故陵波之羽不能淨浪盈岫之木無以輟風蓋
聞良寶遇拙則奇文不顯達士逢讒則英才滅耀故
墜葉垂蔭明月爲之隔輝堂宇留光蘭燈有時不照
蓋聞跡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情係驅馳固理忘於
肥遯是以臨川之士時結羨網之悲負肆之氓不抱
屠龍之歎蓋聞數之所隔雖近則難情之所符雖遠
則易是以恢歎流霜時獲感天之誠泣血從刑而無
悟王之智蓋聞妙盡於識神遠則遺功接於人情微
則著故鐘鼓在堂萬夫傾耳大道居身有時不遇蓋
聞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澗底無奪後凋之
榮故展禽三黜而無下愚之譽千秋一時而無上智
之聲蓋聞希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必淪
故鳴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蓋聞德絕於聰非
疾響所達神閉於明非盈光所燭故破山之雷不發
聾夫之耳朗夜之輝不開矇瞽之目

負氣好奇之士雖處盛世猶必不免况乎亂時其
及固宜然此辭故自足以續士衡也

齊書論

鬱林王論

惠文太子薨立昭業爲皇太孫太子薨昭業臨哭輒不自勝俄爾還內歡

笑極

史臣曰鬱林王風華外美衆所同惑伏情隱詐難以貌求立嫡以長未知瑕豐世祖之心不變周道旣而晉鄙內作兆自宮闈雖爲害未遠足傾社稷春秋盡梁伯之過言其自取亡也

南齊書論

明帝紀論

史臣曰高宗以支庶纂曆據猶子而爲論一朝到此誠非素心遺寄所當諒不獲免夫戎夷之事懷抱多端或出自雄忍或生乎畏懼令同財之親在我而先棄進引之愛量物其必遠疑怯旣深情似外入流涕行誅非云義舉事苟求安能無內愧旣而自樹本根枝胤孤弱貽厥不昌終覆宗社若令壓鈕之徵必委天命盤庚之祀亦繼陽甲杖運推公夫何幾爾

南齊書

論

史論之裁馬班殆不可及范曄自喜竒變果具別才沈約深自刻削願追范而不及子顯喜爲馳聘志駕沈而不能大抵然爾

齊書論

謝超宗劉祥傳論

史臣曰魏文帝云文人。不獲細行。古今之所同也。由
自知情深。在物無競。身名之外。一槩可蔑。既徇斯道。
其弊彌流。聲裁所加。取忤人世。向之所以貴身。翻成
害已。故通人立訓。爲之而不恃也。

